# 陽明先生則言

# 陽明先生則言序

先生之言始錄自灨曰傳習錄紀其嘗問語也錄于廣德曰文錄紀其文詞者也錄于姑蘇益之曰別錄紀其政畧者也錄既備行者不易挾遠者不易得侃與王子汝中萃其簡切爲二帙曰則言蓋先生之教貴知要也或曰先生之學不厭不倦其道蕩蕩其思淵淵士羹牆而民尸祝矣誦其

遺言皆可則也譬之對然牙守藝實皆生意也子之擇而取之也無了不可乎曰道之在吾人也孰叚此者而其見於言也孰衆寡者惟其切於吾之用也則一言一藥矣而況於全乎如其弗用也則六籍亦粕燼耳而況於一言乎此則言之意也或質諸周子文規曰然遂命録之嘉靖丁酉冬十二月朔門人薛侃序

# 陽明先生則言上

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

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
也扶植而删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
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
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須磨刮若常
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磨刮盡去其駁
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須費力到此

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亦凡得亦幾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

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
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
聖之功矣聖人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
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
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
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
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
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人之方
歟

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

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

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哉可哀也已

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循循日進自當有至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美惡告之也

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輸而輸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輸裘巫醫遍天

下求聖人之學者閒數百年而非一二見焉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非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

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荑稗也

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横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

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其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蘗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

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已性分當求者又爲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致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揩擻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可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入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未見有頭腦聖人氣象自在聖人我從何處識認若不於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

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

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

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魑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

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

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學者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添一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添一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此即佛氏所謂

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能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

良知只是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眞誠惻怛
即是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親便
是孝致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從兄即是弟致
此良知之眞誠惻怛以事君即是忠
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
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
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
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
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

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某自家體貼出來良知即天理體貼者實有諸已之謂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不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

之理而必假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
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
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
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
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
某近來却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
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
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
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刼不

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荅曰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能

盡去而存之未純耳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畧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〻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

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皆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饜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講之致力於學問者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滲爲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

有志聖人之學乃隮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惜也夫

先生征浰頭以書報學者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做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

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巳不是眞能盡巳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鎚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鎚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經折煉之有成矣學者克巳工夫亦然

日家病痛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撥棄得既自

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調停斟酌須是自家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

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覆僨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麁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

日陋

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

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即非所以爲聖人矣

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也

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

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即是冥行即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即是妄想即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又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

警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道如管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

可哀也夫又曰議論欠簡切又不能虛心平氣

此是吾儕通患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

矣其何以爲君子

困心衡慮以堅深其志節動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於天下者也

人之是非毁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亦勢所必至然亦多由吾黨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固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

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

言爲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毁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者乎

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

凡功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合得本體是功夫做得功夫是本體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

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是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

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之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

又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 [illegible]

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凡作事不能謀始有輕忽苟且之弊且不免爲體面所拘事勢所格者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

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耳若見得良知透徹即體
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
外亦別無良知矣若爲體面所拘事勢所格即
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容焉此所
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
交於中而聽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
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

不以是爲貴也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功夫之難十倍非
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
有不潛移默奪潮然自就於頹靡者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
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
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
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

苓蓍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以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將之以不可奪

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好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共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此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

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

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

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也武帝議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仁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

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夫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數

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墓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

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

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
向之尊是故西尚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
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爲尚之說
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
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
弟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
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
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
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

問廳事多寡監司某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
通行并
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
實意流行積成風靡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
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
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
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
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
近裏刪削繁文亦非一蹴可能必須講明致良

知之學

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

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

舉業乎講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

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
踐履實地用功多少次第多少積累正與空虛
頓悟之說相反
如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
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
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
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
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
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

耶若如世儒之論知行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

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

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温凊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後温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後温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

本心遂遺物理之患也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如果在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

身歟抑在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

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

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
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
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
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
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
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
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
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

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

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忘助

修齊治平總是格物

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爲教可也謂修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

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明其功夫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

未發之中非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爲喜怒哀樂牽引汨撓則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定者也若有牽引汨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慾矣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源者也

辨察邇言詢蒭蕘非以邇言當察蒭蕘當詢而後

然也乃良知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

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爲可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

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

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則是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繆矣

問思辯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

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厚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即行也辯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辯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

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也

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盖推思誠者之功效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爲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

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茍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茍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時時用必有事工夫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即須勿忘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即須勿助其

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若不於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未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

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

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也

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良心

萌動處使之從此培養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夫已不須更說夜氣却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真誠惻怛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動靜語默之間事君處友仁民愛物以至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皆是致此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即自然無不是道更無遺缺滲漏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上蔡何思何慮之問與伊川所荅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
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
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
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
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
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
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則是自然在學者分上
則是勉然伊川卻是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

大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

學於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口耳義襲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有得於心之謂也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

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

君子之論苟有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然後從而斷之則辯之明析之當在我者有以得其情矣

誦習書史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

所宜汲汲矣

凡看經書要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即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

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

除耳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若魚醪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闡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惜夫世之係著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

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惜闡明切實之爲貴若文辭蔓說從刪又刊者不傳可也

自甚於一節者不足刪進於余德之地求免於鄉

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

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可矢之而已
後便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若且依子路認
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
不明矣此等昔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
吾言無所不説此正是大腦頭處
舜之不告而娶非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
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與問諸何人而爲此也
武之不葬而興師非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
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

為此也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耳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顏子三十二而卒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

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昔鹹此何以辯哉

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緣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弊乎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

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邪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猶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也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

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

象山陸氏之學純粹和平若不逮於周程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關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

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斷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塲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

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世儒既叛孔孟之説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

子美太白有造道之資而不能入於賢聖者詞章綺麗之尚有以亂摩之也

張黄諸葛韓范諸公皆大賢之美自多暗合道妙

雖未可盡謂之知與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達道不遠者也使其問學知道抑伊傅周召矣

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眞篇後序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下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鏗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

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

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耳、聞沖舉有請先生曰盡我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氣弱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學者不宜輕信異道徒亂聰明靡廢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

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

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
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某蚤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
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
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
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
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
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

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踏荆棘墮塹坑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

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此語有病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近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不免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又逐之也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

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求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

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游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

今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肯以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養生之

術業之不習不過失進身之階耳已之性分有所蔽悖逆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何哉

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汚不思補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

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

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

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薫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

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子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
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
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於天
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
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
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
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
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
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

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茍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特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汙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

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
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
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
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
哉
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
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
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後之論學者
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

議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者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者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欣欣然以接之邪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者皆可以為

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可也若在蠶之所以為造端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

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求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

議論運一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

意量復却恐無益有損

近來學者與人論學不肯虛心易氣商量是當只是求伸其說不知此已失却為學之本雖論何益又或在此徒聽說話不去切實體驗以求自得只逢人便講及講時又多參以意見影響比擬輕議儒先得失若此者正是立志未真工夫未精不自覺其粗心浮氣之發使聽者虛謙向學之意反為蔽塞所謂輕自大而反失之者也

用功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

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散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散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凡後生美質須令斂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太發露耳

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力者絶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

之說猶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恰悧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講切自然意思日新